

有种后宫 叫德妃

阿琐著

{壹}

红颜弹指老
天下若微尘



我自桥边红药
知为君生
在疮痍遍地的后宫
终其一生
自适把赤子之心
呵护得完好无伤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有种后宫 叫德妃

阿琐
著

{ 壹 }

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种后宫叫德妃 / 阿琐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1 (2015.3重印)
ISBN 978-7-5502-4418-4

I. ①有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02965号

有种后宫叫德妃

作 者: 阿 琐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王 巍 李艳芬
封面设计: 粉粉猫
版式设计: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328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20印张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418-4
定价: 32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有
种
后
宫
——
叫
德
妃



第一章	钟粹宫宫女	001
第二章	风雪遇圣驾	017
第三章	盛宠惹众怒	039
第四章	嚣张小佟妃	059
第五章	难得解意人	083
第六章	大阿哥之争	107
第七章	册封德贵人	131
第八章	来世不再见	155

目录

有
种
后
宫
——
叫
德
妃



第九章	六宫新气象	177
第十章	贵妃欲夺子	195
第十一章	四阿哥降生	215
第十二章	愿以真受福	237
第十三章	江山帝王心	251
第十四章	无端生祸事	271
第十五章	送养四阿哥	291



钟粹宫
宫女

康熙十三年五月，赫舍里皇后难产而终，苍白缟素笼罩宫宇，初夏的紫禁城宛若寒冬腊月。

三日后，钟粹宫里，王嬷嬷满头大汗地从产房中跑出来，口中嚷嚷：“生了，答应生了。”门外的小太监忙不迭拦住，低声提醒她：“嬷嬷，可不敢笑啊。”

王嬷嬷闻言面色一紧，捂住了嘴，回头见宫女岚琪端着盆血水从屋里出来，正要去找换干净的热水，便扬手叫住：“你到乾清宫去一趟。”

“奴婢？”

问话的工夫，王嬷嬷已拿下岚琪手里的水盆，把她拉到面前细细看，见素服干干净净没有染上污迹，便说：“去乾清宫禀告李公公，说布答应生了小公主，母女平安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啰唆什么，赶紧去。”王嬷嬷将岚琪朝外头一推，“一定要小心说话，别说错话连累了答应。”

“是。”

走出钟粹宫，岚琪闻到风里潮湿的气息，仰面看天，东方果然黑沉沉一片乌云，幽长的宫道里挂满了白纸灯笼，而去往乾清宫的路她并不熟悉。

眼下举国治丧，钟粹宫布答应生女本是喜事，可天大的喜事也无法抵消皇后薨逝的悲伤，听说皇上已经三日不进米水，这会儿去乾清宫，哪怕是禀告皇上又添一女的喜事，也免不了被李公公责备。

朝着大概的方向走，宫道幽长繁复，又有层层高墙挡住视线，岚琪到底还是迷了路，已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

“怎么办……”心下着急，却见远处有步辇走来，为避免冲撞哪一宫主子，岚琪唯有先跪在一旁。

步辇缓缓行来，听见一声“停”，岚琪心头一紧，果然又听见问：“为何一个人在此转悠，你是哪儿的宫女？”

岚琪稍稍抬头，入目是面色苍白的女人端坐步辇之上，正是她认得的荣贵人。忙磕头请安，怯怯将缘故说罢，便听荣贵人轻轻一叹，旋即吩咐身旁的宫女：“带她去乾清宫，指明了方向远远离开就好，不必上前。”又似自言自语，“连阿哥所的人也顾不上了，倒也是她的福气，能和孩子多待一会儿。”

岚琪重新伏地不敢抬头，不多久步辇远离，留下的宫女与她道：“快起来吧，我领你去，你怎么胡乱走，这里可是错了方向的。”

“是奴婢愚笨。”岚琪起身跟在那宫女身后走，忍不住回眸看荣贵人的背影，心叹她年初才丧子，两个月前分娩皇子却又当日夭折，去年风光时还被后宫所有人羡慕着，转眼就失去了一切。

“看什么，快走吧，这瞧着要下雨了。”那宫女好不耐烦，岚琪不敢怠慢，一路低头相随，终是靠近了乾清宫。

“你自己去，我可不过去了。”那宫女撂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。

岚琪不敢阻拦，心里却犯嘀咕，她可能不认识回去的路。但眼下总要先去禀告答应产女的事，深深呼吸后硬着头皮，怯怯地走到乾清宫门前。

“哪儿来的宫女，这么不懂规矩？”门前小太监一见她便呵斥。

岚琪忙道：“奴婢是钟粹宫宫女，布答应刚刚产下小公主，母女平安，劳烦公公向李总管通禀一声。”

她话音才落，天际惊雷炸响，崩天裂地般的动静吓坏了所有人。突然从宫门口出来许多太监宫女，岚琪被人潮推搡到了台阶下，就听见那些人说：“赶紧的，皇上摆驾。”

天色随着雷声瞬间暗沉，狂风四起大雨倾盆，黑压压的天边闪电狰狞，轰隆隆的雷声不绝于耳。

“万岁爷您不能淋雨啊，万岁爷，让奴才给您撑伞……”

伴着李公公焦急的声音，皇帝旁若无人地走出乾清宫，举目望着漆黑的苍穹，任凭雨水打落在脸上，李公公撑伞赶来，被他大手挥开，呵斥一声：“滚！”

“皇上。”李公公跪在雨中，痛哭哀求，“念着太皇太后，您可千万保重龙体！”

皇帝双拳紧握，脸上已然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，字字沉重道：“可朕再也听不见皇后说一句话，再也听不见……”他毅然走入雨中，朝着皇后梓宫停放的殿阁而去。

李公公一路紧跟，再不敢为皇帝打伞，宫女太监纷纷冒雨相随，乾清宫前所有人呼啦啦散去，谁也没注意到台阶下角落里，那个早已浑身湿透的乌雅岚琪。

狼狈不堪地回到钟粹宫，王嬷嬷得知岚琪没有把消息送给李公公，劈头盖脸一通骂，却被布答应叫进去说：“前头那么忙，谁顾得上我这里，没有人来也好，我能和小公主多待一会儿。”又吩咐岚琪，“赶紧去换衣裳吧，着凉不好。”

且说王嬷嬷原是钟粹宫主位慧妃娘娘的乳母，慧妃娘娘早年就殁了，她便留下打理这一处殿阁，布答应来了后也常看她脸色，直到有了身孕太后发话要嬷嬷好生照顾，才多了些尊重，但对岚琪这些小宫女，依旧是可劲儿地欺负。

岚琪回房匆匆洗漱换衣裳，少时另一宫女盼夏进来，端了碗姜汤给她：“你喝了发发寒气，阿哥所的人不来接小公主，答应坐月子，公主要照顾，咱们统共这几个人，可不敢生病。”

“幸好乳母一早就选定了。”岚琪轻叹，之后闷头灌下姜汤，辣得她直冒汗。

“你早些去答应跟前，答应只习惯你伺候的。”盼夏又嘱咐一句，便拿了碗出去。

岚琪穿戴好衣裳，麻利地擦干头发，坐在坑坑洼洼破旧的铜镜前，瞧见里头铜黄色朦胧的自己，眼前却莫名浮现出暴雨中皇帝的身影。

这几乎是她第一回近距离看见皇帝，皇帝平日里不来钟粹宫，答应侍寝由内务府的人接送。她只在元旦那日跟在答应身后才远远见过一次，彼时赫舍里皇后坐在皇帝身旁，雍容华贵红光满面，谁能想到不出半年，伊人已殁。

皇帝雨中的背影在岚琪心中久久不散，在她看来，九五之尊的帝王在那一刻，只是个难以承受丧妻之痛的深情男子。原来帝王也是有血有肉的，没来由的，想在那一刻走近他，捡起被他挥手打开的伞，为他遮挡些许风雨。

“傻子，哪儿有你的事。”脸上浅浅作烧，岚琪自嘲一句，赶紧梳好了头发。不等她出门，王嬷嬷已经来催，骂骂咧咧着：“小蹄子又偷懒，还不快去伺候答应。”

说起来，布答应和岚琪同年入宫，只是主子奴才不同的命，但因年纪相仿且本性又柔和，布答应对宫里人向来宽仁，偏是王嬷嬷仗着旧主拿大，颐指气使的，也没人敢计较。

这会儿赶来伺候主子吃药，布答应反安抚她：“她一直指望我这胎平安生

产后，好在太皇太后面前邀功，谁晓得会是如今这模样，她气不过，拿你们撒气也是有的。看在我的面上，你们别和她计较。”

岚琪心疼道：“答应养好自己要紧，我们早习惯了，平时不服气，也是瞧不上她对您不尊敬。”

“她是跟过慧妃娘娘的，在我这里当然委屈她了。”布答应叹了一口气，忽听婴儿哭叫，忙让岚琪去叫乳母，之后看乳母给女儿喂奶，却又潸然泪下，哭泣道，“公主之后去了阿哥所，一年见不上几次，我倒宁愿哪位娘娘要了她去，往后还能常常见一面。”

岚琪默默地立在一侧，想到今日遇见的荣贵人，才记起她一岁的女儿也是今日生辰，去年今日同样诞生一个公主，相较当时的热闹，更显今日凄凉。

“答应，荣贵人派人送东西来了。”王嬷嬷突然进来，身后跟了方才给岚琪领路的宫女。那宫女此刻倒十分谦和，笑盈盈地将礼物放下，给布答应行礼说：“贵人说眼下要紧时候，一切以皇后丧仪为重，或有照顾不到答应的地方，请您自己千万保重。”

那之后隔了两天，阿哥所的人终于缓过神来，匆匆忙忙派人来把小公主接走。如是六宫才知皇帝又添一女，可因为皇后丧仪，钟粹宫里终究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，唯一好的，便是内务府给足了份例，小厨房里也能好好给答应补身体。

小公主走的那一日，布答应哭得几乎昏厥，拉着岚琪的手一遍遍说：“我几时才能再见她……”

岚琪也不禁落泪，唯有王嬷嬷冷冷地说：“您养好身子，哄得皇上喜欢，将来有一日出头做了主位，还怕皇上不叫您抚养公主？”

盼夏忍不住说了句：“您老说得轻巧。”结果触怒了王嬷嬷，一时吵闹，惹得布答应愈发伤心。只是再闹也终有限，如今皇后大丧中，哪一个敢做出格的事犯忌讳，王嬷嬷也知收敛，不似平日那般嚣张，啰唆几句便罢了。

私下里盼夏则对岚琪抱怨：“那老货也不想想，真等咱们答应出了头，还能像现在这样忍耐她，我若是答应，到时候定赏她一顿板子送去做苦役。”

岚琪向来能忍，反劝盼夏：“这些话你别总挂在嘴边，叫她听见，不等答应出头，咱们先叫她收拾了，终究是经年有资历的嬷嬷，我们不能得罪。少搭理她多做事，只看着答应对咱们的好吧。”

盼夏便总笑：“难怪答应喜欢你在跟前伺候，你这好性子真是难得呀。”

这样的话岚琪听得多了，就连王嬷嬷也曾如此评价她，而入宫前她就知

道，在紫禁城这个世界里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能忍则忍方是生存法则。无视王嬷嬷，能跟布答应这样温顺的主子，她已经很满足。

不知不觉，五月一晃而过，为大行皇后持服二十七日后，宫里才真正显露出夏日的绚烂，随着日头越来越浓烈，悲伤的气氛也渐渐淡了。

这一日，阿哥所上奏大阿哥染风寒，皇太后奏请太皇太后，下懿旨赐惠贵人前往探视，惠贵人便又请旨与荣贵人同往。

荣贵人已连丧三子，如今唯一的女儿自然是她心头肉，平素不得探视，又兼皇后大丧，那一日布答应产女，恰也是公主生辰，勾起她无限思念。今日惠贵人为她求得恩典，委实感激不尽。

姐妹俩看过孩子自阿哥所出来，荣贵人便请她到殿阁一聚，路上偶遇安贵人，遂三人同往。

待至殿阁坐定喝茶，安贵人问起：“大阿哥可大安了？”

惠贵人忧心忡忡：“瞧着不要紧，可我心里放不下，加上这几日时常为大行皇后哭，心里本就沉甸甸的。”

“看着小公主倒是十分健壮，才足月的娃娃，个头儿可不小。”荣贵人一边给两位妹妹斟茶，一边说起那天的事，叹息着，“想来也可怜，好容易生下女儿，连阿哥所的人都不惦记着。”

安贵人却道：“生女儿才好，若也生个阿哥，那才真叫可怜，有二阿哥在，还有他什么事儿？”此语一出，顿觉失礼，想惠贵人膝下大阿哥原是十足金贵，如今皇上再得嫡子，大阿哥一下没了光芒，妃嫔之中本忌讳说这些，她此刻却当着人面说。

好在惠贵人性情内敛，如今只盼儿子康健，哪有心情与人争执，淡淡一笑只顾喝茶，又听荣贵人说起：“昭妃娘娘这些日子辛苦，上侍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，下代理六宫之事，昨晚就听说半夜宣了太医，也不知是不是病了。”

惠贵人却是不知，忙道：“你何不早说，我们该去请安才是，怎好娘娘那里忙得累病了，我们倒坐着说闲话。”

三人说话便撂下茶点，敛了衣容往翊坤宫来。彼时昭妃才服了药，只穿了常衣坐在榻上看内务府呈送的单子，听闻三人结伴而来，稍稍整理仪容，便让宫女宣召进来。

三人行礼请安，安贵人嘴甜心巧，抢了话头说：“听闻娘娘昨晚宣召太医，嫔妾很是担心，此刻见娘娘气色尚可，才安心一些。如今六宫无主，全仰

仗娘娘主持打理，您可千万保重。”

昭妃很是受用，笑道：“可惜本宫太过愚笨，若有大行皇后一二，也好为太皇太后、太后和皇上分忧。”

话音甫落，外头竟高呼皇帝驾到，这会儿工夫谁能想到皇帝会来，众人皆吃惊不小，昭妃仪容不整略显尴尬，便让三人先去门前接驾，自己忙喊宫女取衣裳来。

可玄烨早已进了寝殿，见屋子里诸多人，倒未见不悦，只是问：“朕可打扰了你们说话？”

昭妃也顾不得仪容不整，忙越前行礼，伏地告罪：“臣妾不知圣上驾临，衣衫不整愧对圣颜，还请皇上恕罪。”

玄烨却亲手搀一把，温和地说：“这些日子全仗你掌管后宫，朕谢你不及，何来怪罪？今日向太后请安，才知你昨夜染病，辞了太后即刻就来瞧瞧你。”

昭妃闻言顿时双目通红，颤巍巍起身立定，垂首道：“皇上体恤，臣妾愧受。实因太过愚笨，不及大行皇后千百分之一，而今宫内诸事也皆照大行皇后生前所定章法行事，才得以妥善，臣妾怎敢居功。”

提起皇后，玄烨眸中顿时黯然，沉沉地道一句：“你们情同姐妹，由你替她做这些事，皇后也安心了。”一时没有心情再与昭妃说话，且见三位贵人也在此，更不愿多留，嘱咐昭妃好生保养，便走了。

昭妃反松一口气，虽说妃嫔哪有不乐意见皇帝的，可如今皇帝满心只有大行皇后，见了也没甚意思，且自己病体倦容，唯恐叫皇帝生厌。要紧的是，皇帝当着三位贵人的面夸赞她、感激她，安贵人不足为道，但惠、荣二人皆曾产子产女，向来圣宠多于她，眼下也算扬眉吐气了。

三人是极有眼色的，皇帝走后侍奉昭妃坐回榻上，安贵人巧言夸赞几句，惠、荣二人在一旁附和，渐渐解了尴尬。午时皇太后赏赐饭菜，昭妃邀三人共享。

席间说起大阿哥的身体，便提起才足月的小公主，昭妃幽幽叹道：“布答应生女有功，是该升常在的，如今没有顾得上她的空，只能先委屈她了。”

膳后昭妃要休息，三人退出翊坤宫，因无心再聚，便各自取道回宫。荣贵人走后不久，便带了人转去钟粹宫，宫女吉蕊劝说：“如今没人搭理布答应，您何苦去照拂，若叫安贵人知道了，又要说出不好听的话，白白叫人捉了话柄。”

荣贵人却笑道：“皇上子嗣皆早殇，如今膝下稀薄，便是生了公主也是极

大的功劳，只因大行皇后之故，太皇太后、太后都还没缓过神，等过阵子缓过来，岂能不怜爱公主？爱屋及乌少不得赏赐布答应，到时候若提起曾经有谁照拂，便是我的善心。哪怕日后她依旧落寞，我也是做件好事，积一分功德。”

吉芯恍然大悟：“还是主子有心，奴婢却想不到。”

荣贵人笑而不语。待至钟粹宫，布答应忽闻她来，扶着岚琪匆匆赶到门前迎接，荣贵人却虚扶一把：“才出月子，好生保养要紧。”

布答应不敢失礼，将她迎至屋内上座，复又行了礼。

岚琪奉茶来，荣贵人抬眼瞧她，笑问：“可是那一日在路上遇见我的宫女？”

“是，奴婢乌雅岚琪。”岚琪忙屈膝伏地，“奴婢愚笨，那日若非贵人相助，奴婢再一通乱闯，恐怕就要冲撞了其他主子犯下大错，奴婢叩谢贵人恩典。”

荣贵人叹：“果然是跟你家主子学的规矩，这样懂礼数，起来吧。”

且说岚琪如此感激，并非只谢她派人领路这样简单，倘若当时未有遇见荣贵人，而是撞见了别的什么人更失了礼，恐怕连布答应也要受到牵连，毕竟这宫里头不是人人都像荣贵人这样温和好脾气的。

“今日惠贵人与我得太皇太后恩旨去了阿哥所，我们也去瞧了瞧小公主，足月的奶娃娃长得很健壮，这会儿特地来告诉你一声，也好叫你安心。”荣贵人一边悠悠说着，一边喝了茶，才搁下茶碗盖，便见布答应双目通红似强忍着泪，亦是感同身受，好言劝一句，“圣恩浩荡，总有相见之日，你如今一切以保养身体为重。”

布答应哽咽道：“多谢贵人，嫔妾记着。”之后絮絮话些家常，荣贵人坐了不过两盏茶的工夫便离开了。

岚琪随主子送到门前，待回来收拾茶碗时，走到廊下却见王嬷嬷在那儿悠闲自在地跷腿坐着，宫女静菴托了碟果脯伺候在边上，太监小赵子则巴巴儿地围着她打蒲扇。

盼夏从后头跟来看见，啐一句：“狗东西，不知伺候主子，专哄这老货开心，瞎了狗眼的。”

“你小声些。”岚琪拦住她。两人从后头绕着走，却还是听见王嬷嬷在那儿说：“这做奴才就要有眼色，你们以为荣贵人怎么有的今天？模样儿也瞧见了，不过中上姿色，可就是在乾清宫端茶送水把皇上伺候高兴了，一宠就是这些年，就连昭妃娘娘都不及她一个手指头。可惜啊，出身下贱，再得宠也做不

上主位。”

离得远了，盼夏又骂：“赶明儿想法子叫她得罪上头主子，好好整治才行，对着我们母夜叉似的，一到外头就是条哈巴狗。这会儿又坐着说荣贵人闲话，方才低眉顺眼的模样，恨不得去捧贵人的脚来亲。”

岚琪笑：“你的嘴也毒，计较她做什么，她这样口没遮拦，早晚要闯祸。我们只管安安分分做事，伺候好答应才是。”

盼夏才笑起来：“你这佛爷脾气，做奴婢可真委屈了。”又搂着岚琪说，“细细瞧着，咱们钟粹宫里你可是最好看的，方才你站在荣贵人前头，把荣贵人也比下去了，那老货说的话你可听见？岚琪呀，你要是也有那一天，可不能忘了我们姐妹一场。”

岚琪这才恼了，在她屁股上使劲儿掐了一把：“你再胡说，我叫主子打你，你说这些话，不怕主子伤心吗？再不许提了，不然我真不理你，下次王嬷嬷折腾你，我也不帮你了。”

正嬉闹，王嬷嬷循声而来，冷脸骂道：“小蹄子又偷懒，鬼鬼祟祟编派我什么呢？还不快去伺候答应，答应正找人呢。”

岚琪拉着盼夏就走，之后忙忙碌碌也没想别的。直到夜里布答应睡下，岚琪在外间值夜，盘膝坐在地上看着繁星满天，眼前竟又莫名出现那一日雨中皇帝落寞悲伤的身影。

布答应曾感慨，也许她死了皇帝也不会记得她是谁，赫舍里皇后不能陪伴皇帝一生，但走在他前头能被如此思念，何尝不是福气。

当时岚琪什么也没说，这会儿却觉得不然，相爱之人能相守一生才是真正的福气，若有一日她也能得觅良人，一定好好守护他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想到这些，不禁脸上发烧，暗暗笑自己不知羞。

炎炎夏日转瞬即逝，秋风染了红叶，一阵秋雨一阵凉。

皇后大丧后，前朝紧跟着三藩吃紧，皇帝日夜勤政，连带后宫气氛也十分压抑。

从夏日到秋天，皇帝除去向太皇太后和太后请安，极少来后宫，若翻牌子，侍寝最多也是荣贵人和惠贵人，昭妃娘娘权理六宫却极少能见圣颜，布答应这一类，自然更没有机会。

如此一来，王嬷嬷越发嫌弃跟了没用的主子，平日里的活计一味推给小宫女。静菫每天哄着她，女儿似的，当然不必干活。布答应手下统共三个宫女，岚琪和盼夏不得不担当起大部分的活计。

可盼夏不服气，偶尔发脾气也撂挑子，唯有岚琪能忍，多做一些也无怨言，布答应看在眼里，总私下与她说：“我这样子不好，最是连累你。”

岚琪怎会计较，在这里不挨打不挨骂，只要不理睬王嬷嬷，真的平静又安宁，多干活忙碌一些，日子过得也快。

但入秋后，布答应在月子里吹风落下的病症渐渐显出来，每添一分寒意，她的咳嗽便越重。岚琪求王嬷嬷去请昭妃娘娘宣太医来瞧，王嬷嬷只冷冷地说：“昭妃娘娘那儿忙得脚不沾地，我去了跟前也不敢开口，且再养一养，答应年纪轻轻的，咳嗽几声怕什么？”

可这日到了夜里，布答应咳嗽得越发严重，虚汗湿透了衣衫，脸上烧得通红，渐渐连意识也变得模糊，咳猛了就搜肠刮肚，瘦削的身子跟着颤抖痉挛，盼夏急得都哭了。

“我去求荣贵人。”岚琪咬牙，“王嬷嬷是指望不上的，只有靠我们自己，不然答应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。”

盼夏没主意，只哭着说：“你可小心些啊。”

当然要小心，莫说岚琪这样的宫女不能随意在宫内行走，这大半夜跑出去，叫侍卫瞧见乱棍打死也是常有的。岚琪壮着胆子，悄声出了钟粹宫后，索性大方地提起钟粹宫的灯笼，若是遇见巡查的，她也决定照实说，照实说还有一线希望，若偷偷摸摸被发现，真的可能有去无回。

好不容易摸索着找到荣贵人的住处，却是扑了空。守门的小太监心善，听说她的来意也没惊动旁人，只好心地告诉她荣贵人今晚被皇上翻牌子侍寝去了；又跟她说，太医院里的小太监们也略懂些医术，若是不惊动上头，帮着抓几服退热的药也不难。

想到布答应咳得只剩半条命，岚琪将心一横，向那小太监问了路，又摸索着一路往太医院走去。

仿佛是上天注定，平日里她容易迷路，这大半夜的却没走错半步，而且周遭时而有侍卫列队走过，偏偏谁都没注意她，不可思议地一路顺利直抵太医院。

门前遇见一个小太监，岚琪把身上值钱的首饰都塞给他换钱买酒吃，煞费唇舌地求了好一会儿，那小太监才答应，悄悄带着她进了药房。这会儿太医院只剩几个值夜的太医，无不在打瞌睡躲懒，要拿一些药材确实不难。

“你们主子光咳嗽？还有什么症候？”那小太监问，“我只敢给些温和的药，吃着缓一缓，要是吃错闹了人命我们可都别想活了，你好歹求了昭妃娘娘

正经来宣太医瞧。”

“多谢公公，奴婢实在是没法子了，您的善心我们答应会记着的，等她好了一定谢您。”岚琪很谦卑，小太监瞧她这模样，也实在心软，包了两包驱寒退烧的药，又拿了一包薄荷草给她，“叫答应拿着闻一闻，顺顺气也好。”

“谢谢您……”岚琪接过头正要道谢，药房的门突然被打开了，不知是谁说着话走进来。她和那小太监猝不及防都吓了一跳，没到手的药材硬生生落在了地上，一时惊动了进来的人，立刻有人呵斥：“小兔崽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岚琪不认得开口骂人的老太监，却认得边上那一个，正是统管宫里所有太監宫女、后宫里头皇上跟前第一得意之人——李大总管。

“李公公，您看这事儿……”奴才回头一定狠狠教训这狗东西，您边上坐着歇息，奴才先给您取药去。”那老太监殷勤地说着，一边还道，“往后您那儿的要什么，派个小太监来便是，怎敢劳您亲自来。”

李总管坐下，蹙眉斜眼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岚琪，冷冷地说：“宫里最容不得男盗女娼私相授受，你这小丫头哪儿来的？”

那老太监似乎还有护短儿的心，忙在旁附和：“这小宫女瞧着眼生，断不是太医院的，您看怎么处置好？”

“李总管，奴婢求您……”岚琪受惊过度反而不怕了，跪行到李总管脚下，把心一横将钟粹宫里的事悉数说了，豁出脑袋不要，也要求李总管好歹让她把这药送去给布答应续命，之后她再回来，任何惩罚都愿意承受。

“瞧不出来，这宫里如今还有你这样护主子的奴才，布答应倒是好福气。”李公公冷然一笑，又叹，“你这丫头好命，今儿晚膳时太皇太后还问起小公主，你说这要是赶明儿闹出小公主生母突然病死的事，追究是哪一個奴才怠慢了，还不得一竿子人等着受罚遭罪。”

“公公……”岚琪意识到了希望。

果然见李公公与那老太监说：“今晚的事就到这儿了，且派你这徒弟送她回去，明儿一早请太医去钟粹宫，昭妃娘娘那里自有人去回话。”

“多谢李总管，多谢公公……”岚琪连连磕头道谢，李总管不耐烦地一挥手，老太监连忙把他们俩赶了出去。

摸黑回去的路上，那小太监哭诉道：“你可害死我了，回头我师父一定打死我。”

岚琪心里好不愧疚，待回到钟粹宫给主子熬了药，就把自己平日攒的月银

都塞给他：“小公公，我对不起你，等我们主子好了，一定再谢你。”那小太监哭丧着脸，拿了银子便走。

折腾了一整夜，布答应总算缓过一口气。

翌日天刚亮，就有太医来，昨晚睡得死死的王嬷嬷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按例没有昭妃娘娘示下，太医院不会来人，又不知是谁去说的，问盼夏和岚琪，两人都一问三不知。

之后不久昭妃娘娘就派人来垂问病情，再晚些荣贵人和惠贵人也一起来了，备受冷落的钟粹宫，一时之间成了宫里的焦点。最后竟连太皇太后和太后都惊动了，派了苏麻喇嬷嬷送来几样补药。

苏麻喇嬷嬷更是亲自探视布答应，温柔地对她说：“晨起阿哥所就抱了小公主给太皇太后看，太皇太后很是喜欢，这会儿听说您病了，连忙打发奴婢来瞧瞧。另有一句话带给您，说前阵子委屈您了，生了小公主是大功劳，且等腊月里选个好日子，晋封您为常在。所以啊，您可得好生养着身子。”

布答应受宠若惊，含泪难语，苏麻喇嬷嬷问谁在跟前伺候，王嬷嬷排开岚琪几个挤在跟前殷勤道：“奴婢伺候着答应呢，您老可有什么指示？”

苏麻喇嬷嬷便嘱咐了几句，王嬷嬷低眉顺眼地巴结着，一路亲自送出门，盼夏恨得啐了一口：“她又捡现成的便宜，也不看看我们熬得眼圈儿乌黑。”

“你歇着去吧。”岚琪推她，“别计较了，这次的事原是我先违了规矩，千万别再闹出什么事来，她得意便得意吧，谁稀罕呢。快去睡一觉，她若找你，我就说是主子的意思。”

盼夏也实在累了，站着脚也飘，说自己先去睡过一会儿再来换岚琪，便摇摇晃晃地走了。

岚琪回身见布答应独自垂泪，忙绞了手帕子来伺候，小声说：“您哪怕念着小公主，也得把身子养好不是？苏麻喇嬷嬷多尊贵的人，太皇太后能派她亲来，可见恩重。”

“岚琪……”布答应抽噎着，挽着她的手说，“太皇太后恩重如山，我自然感激，可是岚琪，我最感谢你，入宫以来若非你在我身边，这日子我断熬不下去。”

“主子别说这些话，能侍奉您也是奴婢的福气。奴婢在您身边从不曾受过打骂，若是去了别处，也未必能过得好。”岚琪替她将被子掖好，“您若真心疼奴婢，可得把身子养起来。”

奈何布答应生性柔弱，又感伤了好一阵子，才见平息，之后昏昏沉沉的，